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十三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四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呂祖儉

呂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莫謙之　徐道明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剏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

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彦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彦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

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

肉頼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彦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

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
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
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
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
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
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
除太學録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
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名東至

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

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

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為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為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迕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

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為三巨軸厩置卒
辭不能舉州將為選力士荷之以行會金人大入要盟
城下而去澈聞輙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於百萬之
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
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
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
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濳
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

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鈴為立祠學中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騖每調官未嘗擇便利為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訹而敗伸請絕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俟蚤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於朝崇寧初范致虛攻

程頤為邪說下河南府晝逐學徒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媢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名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

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畧曰相公服事累朝為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强敵使當偽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

宗社神靈為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於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

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遭寇讐脅汙當時不能
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為人臣
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
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録功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
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寐禁闥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
路混湏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遁為
久假不歸之計上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
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

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至慮轉異外飾事端愒日待期而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

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遊恐一朝而
毀爭爾等逆節甚矣力爭乃止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
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竄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
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
雍等所過州縣諏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疚以次列上於
朝伸自湖廣將入奏黄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
草疏巳具朝廷方名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
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附

耿南仲倡為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覬受金人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不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黄潛善汪伯彦以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甞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强盜賊日熾國本日虚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黄哲輩諸羣小以掌

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誾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巳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

稱已如此吕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彦别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摭其所為豈不幸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絶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歳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彦政柄别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

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宛痛之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名實

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以是為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說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貴以龍圖猶未盡襃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而所韞深厚恥以自名

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
不辨也凡有建明輙削其槀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
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
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
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檐圖書半之山東巳擾
家尚留於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有何兄者昭武人受
學於伸伸沒兊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為辰州通判都郵

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乇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荊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兌坐削官竄眞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為屬祖儉辭尋以

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名除籍田令中丞何
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
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今
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
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
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
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
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

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

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乗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揺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

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寛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

令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

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

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没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

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侂冑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冑及師旦而罷逐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

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

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贐其行侂冑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冑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為可憾耳乃卒尹王柟

為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於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者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歷元祐之治韓侂冑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

究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溥周端朝五人顧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㗂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

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頴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䑛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

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别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於臺諫侍從佗冑大怒坐以不合上

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驛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劒州太守余嵘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懽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錄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嵘與汪逵趙彥橚薦授戶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旱上封

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時諫官應武論一
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
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
於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
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
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
侍講衎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
第仲麟字景仲溥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

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冑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闤闠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冑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

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
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㛠
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佗胄致身顯貴
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
見諸行事惟知佗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
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
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䰠文
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瘖瘂士氣以致陳孝慶

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佹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魯誼之貢子為郎富宮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

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葢已周吾一身之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佗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佗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

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逺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二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吴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𧏺符旁臨甌粤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黄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

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内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脩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

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併之相私妾内姬隂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為天下

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强敵外攻
姦臣内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
為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
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迕守李
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
鬱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
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
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為文章有氣骨
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
兵討之夜刲雞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
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
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
我為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
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
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

相否則必為宗社憂考官寘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譏其出入將寘之罪或為之解乃已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固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簒乎

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决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

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恥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無上久則内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椅其爪

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

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制置司不敢為附驛却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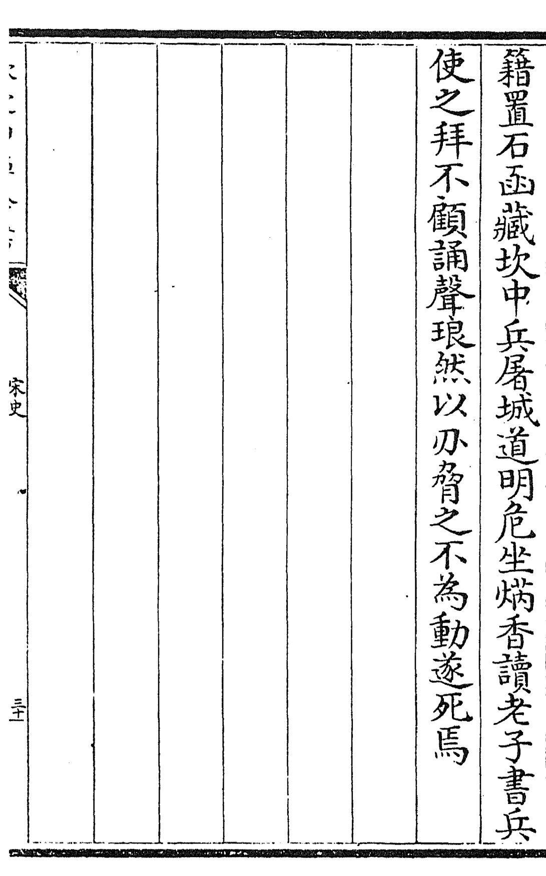
嘉熙間名為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畧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斵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汚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蚤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名閤

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為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刼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削木為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

子脅力絶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僧真寶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
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真
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
敵寺舍盡焚敵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敵異之
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騆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
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
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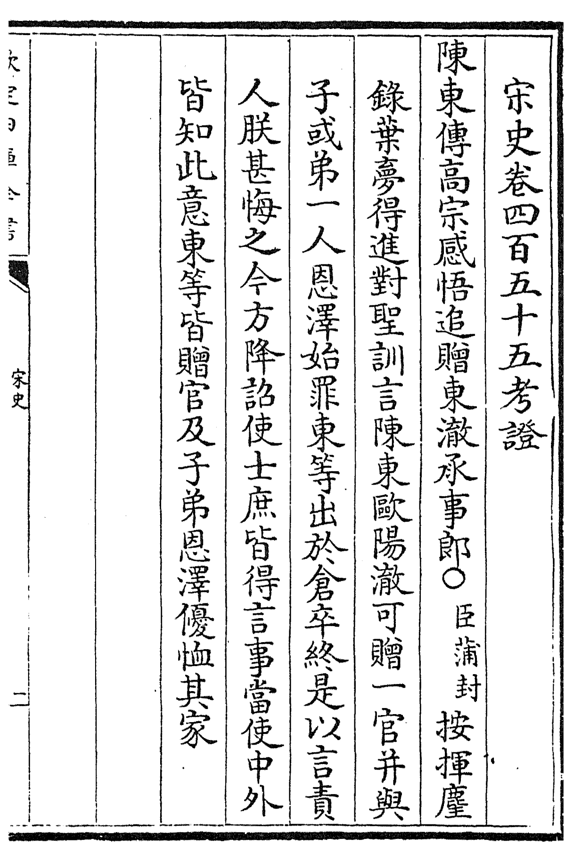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没於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訔曰内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迺取觀之文



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焫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陳東傳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臣蒲封按揮麈錄葉夢得進對聖訓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東等皆贈官及子弟恩澤優恤其家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考證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五

孝義

李璘 甄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黄德輿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仲容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畢贊　顧忻李瓚

朱泰　成象　陳師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温榮恕旻　祁暐　何保之

李玭　侯義　王光濟李祚等　江白

裘承詢孫濟等　常真子晏玉金等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臺亨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籌 楊芾　楊慶　陳宗　郭義

申世寧　荀與齡　王珠　顔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 鮑宗巖附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慶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

木之瑞史不絶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乗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徳初璘隷殿前散祗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寳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熈中又有京兆鄠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為知政所殺又念其

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怨悲泣謂兄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

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為已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

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名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
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
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
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為延長主簿
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
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
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皇甫
暉為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為客將及暉叛歸淮南虜率
衆剽刼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
家被掠殆盡後王萬敢為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
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産得一親屬
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
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輙坐死得一乃

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史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鬭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

死賜里胥家萬錢為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懼迷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具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

州俞僞八世同居陜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温州陳佋江陵褚彦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佋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彦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彦逢教練使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别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廪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

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内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為宏敞後遷光

禄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為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為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

安嘗以著作佐郎名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江州司戶袞子昉試奉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

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

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内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為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為江州助教旭卒弟藴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藴繼為助教藴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

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
聞遣内侍裴愈賫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
闕貢土物為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
舉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
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
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贇以勇力仕南唐至雄
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為奉

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贇歸朝授道州刺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為詩賦稱其孝感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從慕殯數年延慶出為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

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
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為賛美
之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
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台州黄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
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絶飲酒茹
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歳耳目不衰飲食不減

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贇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髪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為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

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紝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初鳴

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朱虎残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

里率錢三百萬贈之𧰼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
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
不受虎豹環廬而卧𧰼無畏色鶩百餘集廬中禾生墓
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
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
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
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

日既葬哀斃醓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賑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譚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

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龎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為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

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用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樊景温陜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楞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

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隳足二指有白烏白兎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羣烏飛集墳土哀鳴不去又嘗有兎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卹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

代及諸族父母槀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皇皇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為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詔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産者聞玼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産傭田以事母里人有棄其親而遠返者義母過其冡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

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閉瓜異蔕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

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酘酒十缸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
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
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
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
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
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
遵六世同居兖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
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

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兖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並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

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洤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杜誼字漢臣台州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

里日渡塘澗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芟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奬事族父行甚謹行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賛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歳捐俸錢三十

萬以汉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又出俸錢葬其下
新文宣王廟兩旁為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
城父老稱誼之政為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
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撰
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
卒戍邊栖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
子請代兄行遂戰没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

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哀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棲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歴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於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

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歷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歷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饘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通判陜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濵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為少弭旁郡取以為法富弼韓琦為

相遣使四出寛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
治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治若大發蠻必
爭自此邉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
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
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
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
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
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顧直又不婿汝子將

柰何因悟泣涕覆面曰囙幾悞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
諸法郡稱為神蜀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毋劉氏
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
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
肉言輙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
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毋
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
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

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為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為學隨計入京里中醵金贐行北還

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為他利且行閒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輟已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猺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為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

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
快服簽書儀同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
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建爾
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
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名對旋以徼
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
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

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匳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叩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責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槖中裝畧當其數盡與之闗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為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絶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

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為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為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名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

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郝戭字伯才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為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

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冢上去則隨撒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為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奏辟幕府戭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令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戭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戭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為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貍兔擾其旁白雉白烏日集於壠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

土夜拊棺而臥為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亨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佪宣和間為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三十餘年一旦聞

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曽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熈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抜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

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為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脱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彦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産木一本兩榦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鄉人

以為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名醫迺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悆為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悆曰韓退之

作鄆人對以毁傷支體為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内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説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為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絶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毁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為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達兵襲鉛山父俞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

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尚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殁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為吉州永

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慍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黄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黄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刲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刲左臂肉作粥以進

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年籍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𥚃久囚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圄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

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隷五符為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纒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䆃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為志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兾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草厚為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絶者數四負骨

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
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
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
間為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
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
兩釋之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謹案卷四百五十五第二頁後三行金人聞罷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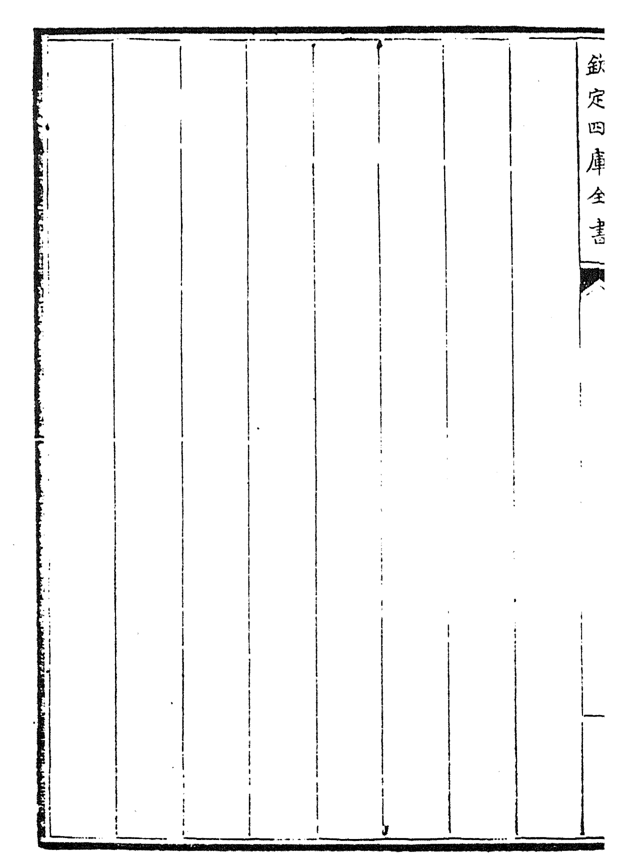
職事臣等竊疑按事下疑脱訛

第二十頁後八行溥字彖夫刊本溥訛傳據前文

改

卷四百五十六第二十四頁前六行使勸戩仕刊

本仕訛士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